

蕉

軒

隨

錄

蕉軒隨錄卷十一目錄

北君太傅

再論改國號

鐔頭

活羅

以望復關

崔浩論諸葛武侯

古歡堂湖隄絕句

記程總兵事

表章學庸不始程朱

御屏風

日本輿地

勝克齋

祭神

田巴對齊王

虞美人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放炮

儲貳金鑑

奔者不禁

置閩

音韻

角門

程孟陽詩

三餘

自有留人處

王敬作所

卷之二
一
蟒襄壯公

龜言鶴訝

王翁

金井龍神祠碑記

擇蝨捫蝨採蝨

蕉軒隨錄卷十一

定遠方 濬師 子巖

北君太傅

釋氏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自稱比丘而女子之入空門

者稱比丘尼狂誕極矣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中
辯比丘非比孔亦不確

真誥載

炎帝爲北太帝君夏啓爲東明公周文王爲西明公武

王爲鬼宮北斗君尤屬無稽至謂曹操爲北君太傅北

君者武王也亂臣賊子乃作聖王之師陶貞白學仙好

奇不應收此謬妄之語

再論改國號

梁曜北警記載遼改國號爲古今所無前卷已論之矣
李恢垣同年復舉齊次風侍郎所撰歷代帝王年表謂
東晉成帝咸康四年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仍稱代
孝武帝太元元年代亡地入秦十一年代拓拔珪徙都
盛樂改號魏爲登國元年女真自遼天祚帝乾統時兵
始滿千至天度四年女真阿骨打立始強仍稱女真天
度六年女真改號曰金爲太祖收國元年金熙宗皇統
七年宋高宗紹興十七年蒙古始稱帝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鐵

木真滅乃蠻部爲太祖元年仍稱蒙古滅金後元世祖
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以爲改國號者不僅殷商洛師
按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拓拔珪卽代王位二月

幸定襄之盛樂五月改稱魏王是爲登國元年

魏又兼稱代魏

崔浩所云我國家兼稱代魏是也以代易魏可爲改國號之證然時尙

稱王並非卽帝位女真至阿骨打稱皇帝國號大金改

元收國此實稱帝定國號之始元熬羅極烈紹興十七

年自號大蒙古國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宋甯宗開禧

二年

金泰和六年

蒙古鐵木真稱帝於鄂諾河宋度宗咸淳

七年爲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建國號曰元詔書云謂
旣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蓋至此始建號其前之稱
蒙古猶金之前稱女直耳明太祖先稱吳王後建國曰
明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

登極詔中有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清皆此例也然則
盤庚之改殷遼之先稱契丹後改遼又稱契丹復改遼
實爲獨有千古矣

錯頭

錯音簪禮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註錯茲甘切釘也用金釘以著朱綠著棺也太平御覽引摯虞決略錄要注曰小會殿就席皆錯頭而坐錯頭伏地也欲起亦先錯頭按湘山野錄契嵩師以著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金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低簪卽錯頭之稱

活羅

金史世紀景祖時有叛去者遣人諭誘之叛者曰汝王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按活羅漢語慈烏也佩文韻府

收入羅字韻下今譯活羅爲和鑿

以望復關

詩乘彼坵垣以望復關毛傳復關君子所近也朱子集註從之王伯厚詩地理考云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按頓丘復關皆衛地名故前章言涉淇至頓丘此章言乘垣望復關也

崔浩論諸葛武侯

毛修之入魏後官位居崔浩之次浩以其中國舊門雖

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

窮踦蹶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
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
且亮旣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
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
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衄而
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
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
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
言爲然濟師按武侯功業震古鑠今浩何人斯乃敢肆

意污峨國書事發宜其身陷刑戮姻戚悉被誅夷也趙氏維實讀史快編節錄修之數語末添浩不以爲然誤甚

古歡堂湖隄絕句

趙秋谷

執信

談龍錄曰德州田侍郎綸霞

雯

行視河工

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卽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鬪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

復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據此知秋谷不特
薄漁洋並薄山薑矣茲錄山薑絕句於後以待後之論
定不復爲兩家騎驛焉

附錄田山薑湖堤絕句三十首

二月淮南春事無馬蹄不惜蹋寒蕪可憐杏白飭香
日風雨瀟瀟叫鷓鴣

漢水春風唱柘枝大堤一曲寫烏絲今番應笑無佳
句合付孫郎仗下兒

盧家風物那堪論漠漠湖光斷客魂沙鳥一行弄烟

雨不知何處莫愁村

垂柳貪眠傍水涯
小紅橋外路三叉
湖村村畔多游女
日暮溪頭弄菜花

昨趁夕陽芳草歸
鞭絲帽影雨霏微
可堪三月春風老
到處桃花燕子飛

稜稜堤作雙眉綠
瑟瑟波如一鏡明
片片辛眉惜花盡
朝朝布穀喜春晴

落日蕪城一抹霞
竹西水調亂昏鴉
樊川不作揚州夢
孤負唐昌玉蘂花

重到淮南少拍張牽船岸上亦無妨分明半笏維摩
室只少天花作道場

張旗打鼓放江船負弩人來憶往年莫怪一番花寂
寞春深老柳不吹綿

客愁還藉詩排遣往事都從夢破除何遜清吟狂態
作樽前沈范兩尙書

一間草屋符簷扉鷓鴣相狎來依依移家已上桃花
岸更有鷓鴣無數飛

大堤犖确小堤平狡獪春風故故生謝絮沈錢填馬

路蜂鬚粉蝶礙人行

朝朝暮暮浪花中閒立沙頭水勃公不分鴛鴦菱葉
上奢雲艷雨浴衣紅

烟中艇子柳邊樓消得愁人幾許愁唯有一條袁浦
上酒家帘影落春流

衣疊苔錢將入夏釵分燕尾已過春鴛梳一段烟絲
縷織作蕉衫付酒人

四月八日佛生日野色湖光妙諦參幾轉粟留代清
磬一枝麥穗當優曇

湖邊芍藥二三種白粳紅酣山寺開料得無人相詭
贈僧雛折獻水神來

柳接隋家帝子栽長條盡作馬搗材黃鸝應是精靈
使勾引雙柑斗酒來

枇杷顆顆黃將盡桑椹離離烏啄殘可笑多情白翎
雀滿身烟雨戀江干

顛顛江潭落照斜子山多病未還家愁聽小謝輕埃
雨半濕新桐抱鳳花

食法嚴龜太瑣細天教饑口養麤才長鬚解辦花前

酌買得蘆芽蛤蚧來

唐書有嚴龜
食法二卷

羅含宅廢情無賴王粲樓荒魂黯銷未卜梁鴻何處
住綠槐深巷是臯橋

一局丁東入夜闌三條蠟淚玉蟲殘此行不比羊元
保願作宣城太守官

老夫多癢倩誰爬鴻爪留痕病轉加閒讀漢書過戊
夜神仙不到蔡經家

絕少當壚買酒錢孤村小肆麥風前故人爲解相如
渴汲盡春申澗底泉

病馬龍鍾似瘠竹短鬣那復森開張杜陵野老作浪
語苦試明年春草長

便欲結茅湖上住屋旁鴨嘴小漁船慣搵思話纖腰
鼓不費君平卜卦錢

詩思刁騷爨下琴短吟彈出又長吟十三撮碎鍾期
少不向人間更鑄金

渺渺鴻陂白練鋪芋魁豆飯野風呼它時雨鶻歌聲
歇似得浮山一格無

鴻陂見漢書荆山爲上
格浮山爲下格見南史

沿溪鴉髻數兒童倒接籬來指老翁休唱白鞋矜醉

熊須教拍手笑山公

記程總兵事

高要彭春洲明經不肯爲其鄉人張國樑作傳持論甚正濬師竊有議焉重臣大將從事戎行一旦失利辱身降志其罪實無可追若鄉曲愚氓被賊裹脅而能力持大義殺逆投誠其卒也復以死報國秉筆者方當爲之滌蕩瑕穢表錄勲績使仍執從賊之說苛責而屏棄之幾何不阻人以自新之路哉吾皖程學啓者其終始與國樑等投誠後迭著戰功蒙

恩擢至江西南贛鎮總兵遇缺提奏提督給雲騎尉世職勃勇巴圖魯名號同治三年督兵攻嘉興府城鎗子貫入頭腦醫治無效遂死江蘇巡撫李公鴻章奏聞得旨照提督陣亡例優卹

予謚忠烈一介鄉氓得此可以不朽矣學啓桐城人英逆四眼狗之擾皖省也學啓爲所擄屢思逃去賊拘禁之不得脫四眼狗知其勇極爲籠絡加以重用學啓見其荼毒百姓頗不喜咸豐十年四月曾公國荃軍逼安慶學啓乘隙納欵會公壯之遂留營帶隊旋克復安慶

省城叙功得保官職同治元年三月李公有上海之
命僅帶學啓所部兩營往半年之間連獲虹橋北新涇
四江口之捷軍威大振先後收復青浦嘉定太倉鎮洋
崑山新陽吳江震澤各州邑二年七月進逼蘇州學啓
由婁門外節節進剿歷將城東之寶帶橋五龍橋城北
之華口黃埭城西之澣關虎邱各處賊卡悉數掃平派
兵屯紮又分隊剿退嘉興湖州等路援賊學啓不甚通
文字而每戰輒出奇謀制勝十月蘇垣恢復降賊郅雲
官九人率二十餘萬衆謀踞城要挾管帶洋兵之總兵

戈登又受賊愚多方代爲乞請學啓毅然不爲動請於李公於猝不及防時立斬郅雲官九賊首懸竿示衆二十餘萬賊無一敢逞者頓時解散人服其勇敢決斷云學啓死年甫三十有五戈登聞之痛哭流涕向李公索學啓打仗時隨身長旗攜回本國留作記念嗚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粵賊本小醜乃跳梁潢池蔓延至十數省窮凶極惡卽穴中婦孺亦應殲戮靡遺學啓一蚩蚩氓耳律以竊國之義罪何所辭然而畫計獻城身經百戰嘉興之役碎腦捐軀我

國家如天之仁優其節終之典死而有知宜如何感激耶說者曰李公滬上之功半成於學啓之手是不特不知李公並不知學啓矣夫學啓之勇非李公善用之不足顯李公之功非善用學啓與學啓之感李公知盡心爲其用亦不能底成追殺兔獸狗也發縱指示人也漢高祖論功臣惟蕭相國食邑獨多有以哉濬師官總理衙門時洋人持學啓及戈登照像來視之修眉方口兩顴微露恂恂然中人資用是知以兒取人之所失多也

表章學庸不始程朱

李恢垣吏部曰大學中庸二書表章自二程子朱子爲之章句始併語孟爲四書戶知之矣按中庸一書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又戴氏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司馬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見陳氏書錄解題均在二程之前是不過因程朱而顯非程朱始能表章也宋鄭景望蒙齋筆談闡發尤顯其論韓退之李習之二人優劣謂退之原道出於大學而未至習之復性篇出於中庸而不膠其論曰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

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其言固深切著明矣按景望爲徽宗時人距二程稍後而斯時三黨相軋程子之說未行筆談中所引文富杜王諸公逸事絕不及二程且其言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之言禪是也又言老子正今所謂禪者但名不同耳是以三教歸一爲說與程子迥殊豈肯襲其言者則此亦有識皆同之見無容恃爲絕學也又按論語自漢已立博士而孟子一書雖有註疏實表自王荆公而蘇轍孟子解張九成孟子傳余允文尊孟辨皆在朱

子之前

石菴中庸輯畧亦在朱子前序所云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曰輯畧者也

今人第知

四書爲朱子之功不知集註而外諸家尙不可勝數耳

御屏風

宋眞宗時田錫請約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可畢又採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宸坐之側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較太宗選楊徽之詩十聯在御屏風相去遠矣

日本輿地

予得日本賴襄

安藝人字子成

所著新策六卷首載六略曰輿

地曰封建曰官制曰兵制曰財用曰法律其敘彼邦輿地頗爲明備歷朝史冊及我

皇清四裔通考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魏默深海國圖志皆未得其詳細今爲覲縷記之俾讀者有所考焉賴襄曰皇和之邦處於大海之心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魏氏圖志註云嘗見日本所刻和漢紀年其國本曰和華人譌稱曰倭也其地脈起於中而左右降中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故東北以連山斜限連山外奔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

踰連山東征而闢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
陌以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凡爲國百有四
十四爾後相繼竟有四裔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勢分
爲六十六國顧書國王一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
居築紫宮其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
爲號傳世三十二至彥瀲尊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徙太
和州強元宮傳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復徙都山城
國兩漢時始通中國魏晉以後得五經佛教于中土於
是沙門之教盛行唐貞觀間遣使往諭宋初遣國僧齋
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之其傳國已六十四
世溶師按梁玉繩元號補遺云同里王觀宸自日本歸
得其國人新刻大成年代廣紀凡百二十代起周惠王
十七年至我朝嘉慶五年上紀本國年代黑字下記
中國年代朱字瞭若指掌今考新策所紀年號次序與
廣紀正合四十一世係持統唐垂拱三年立至萬歲登

封元年在位十年六十四世係圓融未開寶三年立至
雍熙元年在位十五年顧氏謂太宗賜以紫衣當是六
十六代一條六十七代三條時事魏氏圖志謂顧書所
云六十四世溯之當在商周其國王一切名號當係通
華文後增飾爲之蓋未
見廣紀而憑其臆說耳

畿內凡五州曰山跡曰山背曰

河內曰和泉曰攝津

顧書謂是山城太
和河內攝津和泉

地拖於尾西北

海中其南濱七國曰播磨曰備前曰備中曰備後曰安

藝曰周防曰長門合稱山陽道北濱九國曰丹後曰丹

波曰但馬曰因幡曰美作曰伯耆曰出雲曰石見曰隱

岐合稱山陰道

山陰一曰景背山陽
一曰景面景日景也

山跡之南一國曰

紀伊紀伊西北海中一國曰淡路其西南四國曰阿波

曰讚岐曰土佐曰伊豫合稱南海道南海之西山陽之

西南海中九國曰豐前曰豐後曰筑前曰筑後曰肥前

曰肥後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合稱西海道肥前西北有二島曰

壹岐曰對馬對馬薩摩管朝鮮琉球二蕃二蕃與毛人

景行以來皆服日本經源氏足利氏而寢倨豐臣氏而

降服故皆貢方物萃於征夷府朝鮮之地倍毛人琉球

三分毛人之一最纖軟易制故其執禮尤恭願書謂日

本三島一伊岐一對馬一多禮誤壹岐爲伊岐而添出

多禮一鳥魏氏圖志謂日本三島英人圖薩摩於對馬

西爲大誤並云薩摩卽薩喇島居日本之南皆誤於各

紀載耳食之談如薩摩在日本南則不得稱之爲西海

矣道日向爲神武天皇興起之地神武都山跡仁德都攝

津神武仁德二君當在唐貞觀以前天智都近江天智爲三十九代君立於唐龍朔二年至

咸亨二年
在位十年

元明都山跡之平城

元明爲四十三代君立於唐景龍二年至開元

二年在

五帝因之

五帝當是四十四代元正四十五代聖武四十六代孝謙四十七代廢帝

四十八代稱德四十九代光仁其六代而曰五代者或廢帝不列入歟

至桓武天皇

五十代唐

建中三年立至永貞元年在位二十四年

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綠北海

而東北上七國曰若狹曰越前曰加賀曰能登曰越中

曰佐渡曰越後合稱北陸道自山跡綠南海而東上十

五國曰伊賀曰伊勢曰志摩曰尾張曰參河曰遠江曰

駿河曰甲斐曰伊豆曰相模曰武藏曰上總曰下總曰

安房曰常陸合稱東海道南海北海之間八國曰近江

曰美濃曰飛彈曰信濃曰上毛曰下毛曰陸奧曰出羽

合稱東山道東山謂其多山也而信濃與東海之甲斐

所謂連山斜限者東山道一曰中山道南北遭運由於

河遭運當是漕運東西之運由於海桓武之世改山背曰山城

都曰平安東左京西右京各領三十坊南北九條皇城

在中四面十四門置六關曰相坂在近江曰鈴鹿在伊勢曰

不破在美濃曰清見在駿河曰須磨在攝津曰赤間在長門清見

以上控其東須磨赤間扼其西也以六關制七道道以

統國六十有六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同國以統郡郡六百有四

潛確類書作五百七十二郡顧書作五百八十五郡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作六百一十三郡八十二浦皆與新策不郡以統鄉鄉一萬三千國有五等曰大上中下小

郡亦如此七道之驛三百九十三

東山八十餘南海二十餘西海九十餘山

陽東海合五十山

建太宰府於西海以備西蕃

朱竹垞

詩話謂日本國俗無冠國王但著烏帽皆不確按賴襄官制略云天智文武之際官制大定蓋比推古舒明始通隋唐簡質者漸趨於文以冠服采色定其位級推古帝創十二階冠孝德帝制七色十三階冠天武帝改爵位號定朝服采色至稱德帝變官名光仁帝卽位盡復其舊其大定至今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從爲六階自四位至八位各分正從而正從又各分上下爲二十階從八位下之下有大少初位各分上下爲四階凡三十階以敘諸臣別有一品至四品四階以敘親王別有勳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凡位

階皆以少者爲貴

四邊之塞四十里一堠凡海內形勢風氣民

俗畿內以西之民勤農而少熟東北民惰農而多熟皆無魚鹽蛤贏之利畿內及阿波讚岐播磨以東伊勢以西其風氣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柔軟好機利其言語浮侷其產織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俠而要之非用武之地甲斐信濃越後越中其地大險其民沈毅精悍業及聲譽其言語深重其產金鐵文絹佳鷹關八州尾張以東諸國其地大沃其人爽達果斷喜武其言語斬截其產竹箭利刀善馬常陸陸奧出羽其地大險大沃其

人似關八州而樸摯其言語前卑後高其產巨牛善馬

其樸摯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極者毛人之國固

疑是

澤

鹹鹵不生五穀桑麻六畜其民茸毛婦人黥面文身男

子挾弧插毒矢於頭射熊羆蠟虎擲鮭魚以爲食無文

書刻木結繩以爲約束獨知敬日景曰是天皇所宗也

毛人北與魯西亞夾海相望自魯西亞西南緣海與北

陸山陰西海千里相望山陽山陰西海及伊豫土佐其

風氣相同地小險小沃其民鄙瑣言語卑賤產薦席緞

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頗有大險大沃者其民頗類信濃

陸奧陸奧西海其人長大山陰山陽其人短小朝鮮琉
球與毛人問北海而相去者四百餘里云是書前有
大和菊山驄序謂伊藤氏之唱古義物氏之唱古文辭皆
立不朽之業又謂此錄可補常藩之史志表未具之闕
惜均未獲睹也

勝克齋

胡文忠致曾侍郎書有云勝帥以招降爲得計蓋亦今
之熊文燦耳勝帥者克齋

勝保

也以庚子舉人外班翰

林海至內閣學士

文宗登極初年上疏論南北形勢頗切

上嘉之迭加拔擢任以軍務豐縣之役戰績甚偉迨至督兵數省漸跋扈在皖北時招撫逆捻張滌滌妻有姿首出入轅門毫無顧忌用是醜聲達內外四眼狗就禽後餘孽不多勝不肯退擊安坐潁州遂致入關肆掠而陳得才山南之禍烈焉苗沛霖騷擾江淮逞其一梟破獍之心罪無可追勝則一意縱容保護其間劣紳某某及臬司張某總兵博某等幸災樂禍甘爲苗逆牙爪風承痔舐靡惡不爲厥後凶燄日張雖受苗脅制聽苗指

揮者不僅勝一人而生靈荼毒推原禍始皆勝之養癰
貽患也勝由皖而豫由豫而秦凡用兵處所貪污欺飾
不可悉數同治初元奉

旨革職拏問勝供詞狡辯案未定給事中趙君

樹吉

復

嚴劾之御史某君因趙君疏加以申救爲同臺劉君

其

年所糾並陳其悖謬有八中云該御史自知強詞奪理

清議不容所以挾制 朝廷者尤在將帥寒心衅人藉

口二語臣謹按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該御

史爲此誣罔誕妄之言意存禁嚇律以無將之義何所

逃罪蓋該御史之兄前在咸豐年間因案革職得入勝保軍營効命私門甘心鷹犬原摺流布舉國譁然若猶覩顏與之同列臣甚羞之等語疏入

上爲動容旋賜勝自盡勝之纓首也大學士周文勤奉派傳旨文勤赴獄中勝直前牽其衣曰中堂許某效臨刑呼冤乎文勤窘甚退至門外曰我不管我不管論者謂周延儒自盡時語刺刺不能休監視者急在外大聲呼周曰老師天明矣天明矣勝此舉可謂確肖京師相傳無不發噱云勝尊人戊辰鄉舉先世父同歲生

也人極篤厚勝官京朝時亦頗爽直不阿晚節不終惜

哉石埭楊樸庵

摘藻

負理學名勝執經問業者有年樸

庵屢以書規之卒不省其及於罪也固宜初外省督撫

統兵大臣交章劾勝而首先舉發者實光祿寺卿潘君

祖蔭

潘乃文恭相國

世恩

之孫晏敦復峭直敢言無忝

厥祖矣

祭神

大清通禮元日恭祭

堂子

饗殿內奉朝祭

神位於東夕祭

神位於西

輿前設案各一每案陳香碟朝夕守

堂子人上香除夕內務府官詣 園殿焚舊楮錢總管

大臣率諸王長史詣 園殿縣新楮錢總管大臣於殿

內高案下杉柱縣楮錢二十有七諸王長史護衛等依

次各縣楮錢二十有七有司陳香鐙司俎官上香其祭

堂子前一日所司立杆於 園殿南正中石座祭日縣

黃旛繫采繩綴五色繒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香鐙司

俎官由 大內恭請 神位安奉於 祭神殿內南向

陳饗餌盤九酒琖三 園殿陳饗餌盤三酒琖一楮帛

如數謹按

堂子之祭爲我

朝敬事

天神令典乾隆十九年四月

諭禮部等衙門王公等建立神杆按照爵秩等差設立齊整尋議神杆立座每翼爲六排每排爲六分皇子神杆列於前其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各按排建立從之以故滿洲土庶家均有祭神之禮親友之來助祭者咸入席分胙謂之喫肉濬師官京師時曾屢與斯會

茲錄麟丈見亭河帥鴻雪因緣圖記中祭神一則以資
考證焉記曰道光二十有五年歲次乙巳麟慶年五十
五歲蒙

恩家居調理腿疾秋八月夙恙就痊發願祭

神於宅內五福堂其名五福者則以官總督時疊邀

御書福字之賜彙摹其五永迓嘉祥也爰蠲吉日選犧

牲前期命長媳造醴酒打灑糕屆期在杆前供糕酒命

長子崇實告祭屋內西炕懸鑲紅雲緞黃幪黏紙錢三

挂前設紅棹供糕十三盤酒十三瓊香三碟免冠叩首

易酒三次焚紙錢一移南一香碟及第三糕盤於版上

請牲

稱曰黑爺

入提耳灌酒省之

避殺字

取阿穆孫

晉

也供棹北

俟肉熟奉俎以獻首向上振鸞刀插之免冠叩首撒幪
受胙夕祭設幪架於北炕繫小黃幪儀如朝祭惟糕酒
數各十一請牲不取血幣獻熟時息香撒火布幔遮牕
主婦叩首謂之背鎗呼燭後撒幪分胙次早在杆前祭
天先置大銅海設高棹陳五碟實以米鹽香水一空留
貯阿穆孫洗斗升舊骨於屋上免冠叩首撒米三次請
牲省之盛血以盆繫杆尖脫衣

避劍字

解節俟肉熟跪切

細絲盛以椀配稗米飯同供免冠叩首取碟中物貯斗
內剔項骨共貫於杆立之轉俎分胙午後撻骨燎牲衣
禮畢余家舊有薩瑪詳言祝辭今則樂設不作其器有神箭
桴鈴拍板手鼓腰鈴三絃琵琶大鼓凡八具謹按滿洲
所祀神有畫像者

坤甯官係佛菩薩關帝穆哩罕又相傳祝詞所稱丹璉
璉卽七星鄂謨錫瑪瑪卽保嬰尙錫卽田祖紐歡台吉
武篤本貝子皆有功德者餘無攷蓋自金天興以後文
獻無徵世遠年湮

國語惟憑口授不能盡詳始末考禮記文王世子釋奠於先師鄭元註不能舉先師爲誰以周禮蒼宗爲例知古人於相傳祀典皆不妄實其人故我

純廟修祭神祭天典禮亦闕所不知正合祭法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至祝文鄂囉囉諸字有聲無義亦如漢樂府臨高臺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豨爾

田巴對齊王

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髻飾冠帶顧謂

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鬪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此與國策鄒忌諫齊威王同一意致而寥寥數語了無枝蔓可見古人胎息之

善

虞美人

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
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此一段寫英雄末路有聲有色千載而下
讀之猶爲感慨龍門之筆所以高出尋常萬萬也司馬
溫公作資治通鑑獨刪去之豈以美人駿馬不足紀乎

濬師按虞美人有答項王楚歌云漢兵已畧地四面楚
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辭旨悲惋實開漢以後
五言之先聲美人名虞注一曰姓虞後漢書靈帝紀嘉
平四年拜冲帝母虞美人爲憲園貴人是古今有兩虞
美人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何義門讀書記曰色斯舉矣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
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
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註中仍謂二句上下

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卽雉移山梁一句冠於首則
辭意尤明始於陳定宇濬師按程子外書云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
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又云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此聖人歌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
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
是也朱子之說實出於程子未必以胡氏爲據馬融注
色舉但曰見顏色不善則去周生烈仇有周氏註翔集未詳其名
但曰迴翔審觀故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

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
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翔而後集以飛鳥喻也宋儒於漢
學最多攻駁獨此節不肯輕發議論如蔡節論語集說
則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也張南軒癸巳
論語解則曰此非止爲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
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
何由而至真西山則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
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
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

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
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朱子知
上下必有闕文又謂不可彊爲之說而於馬注見顏色
不善則去添出言鳥之見人顏色不善則飛去似乎拘
泥翔集二字不知禮記行不翔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
世翔而後集翔字皆屬人說近時高頭講章有云一說
註明指鳥下單指雉於朱註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
亦當如此句全不體會矣

韓詩外傳引色斯三句證接
與辭楚王之招西山先生之

所本
也

放炮

年羹堯官總督時自以會佩大將軍印威福獨擅不准
同城巡撫放炮按王弇州觚不觚錄先朝之制惟總兵
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
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
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
非密雲邇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後巡撫無不舉炮
奏鼓吹矣倭變以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

兵道亦行之

云

我

朝官制半沿明習今各省同城

將軍督撫學政及部差監稅織造等官皆出入舉炮奏鼓吹巡道之駐紮外府者亦然廣州滿洲漢軍兩副都統出門向只奏鼓吹不舉炮長樂初將軍蒞任屬其一體舉行嗣後必沿以爲例云

儲貳金鑑

高宗純皇帝命諸皇子同軍機大臣及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者採輯成書名爲古今儲貳金鑑是書外間罕有見者謹案乾隆四十八

年九月三十日內閣奉

上諭朕閱館臣所進職官表志詹事府一門其按語內稱詹事爲東宮官屬我國家萬年垂統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詹事府各員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等語是書館臣因朕前降諭旨於建儲一事之斷不可行明切訓示故於按語內特爲揭出其實書生拘迂之見豈能深計及此且使是書留傳後世安知不又訾議館臣爲無奈迎合諭旨非其本懷耶用是不得不再爲明白宣諭夫堯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卽禹之傳啓亦非

於在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後人心不古秦漢
預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相尋不可枚舉遠而唐
高祖立建成爲太子至於兄弟相殘建成被害近而明
神宗朝羣臣奏請預立國本紛紜擾亂大率皆爲後來
希榮固寵之地甚至宵小乘間伺釁釀爲亂階如挺擊
等案神宗召見太子泣爲慰藉父子之間至於如此閱
之真可寒心可知建儲冊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
由於此卽以我朝而論

皇祖時理密親王亦嘗立爲皇太子且特選公正大臣

如湯斌者爲之輔導乃既立之後情性乖張卽湯斌亦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皇祖聖慮終至廢黜且卽理密親王幸而無過竟承大統亦不過享國二年其長子弘皙縱欲敗度不克幹蠱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

皇祖有鑒於茲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皇祖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紹登大寶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我

皇考敬法

前徽雖不預立儲位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爲籌定雍正元年卽

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內又另書密封一匣常以隨

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啓視傳位於朕之御筆復取出內收緘盒密記核對照合人心翕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

家法以皇次子

孝賢皇后所生嫡子爲人端重醅良依

皇考之例曾書其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後乃稟命不永未幾薨逝遂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將其名撤出追諡爲端慧皇太子是未嘗不立嫡也但不以明告衆耳嗣後皇七子亦

孝賢皇后所出秉質純粹不久亦卽悼殤其時朕視皇五子於諸子中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於彼而未明言乃復因病

旋逝設依書生之見規仿古制繼建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內國儲凡三易尙復成何事體是以前於癸巳年復書所立皇子之名藏於匣內常以自隨是年

南郊大祀令諸皇子在

壇襄事曾以所定皇子默禱於

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構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年命延長倘非

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爲選擇毋悞我國家

宗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詣

盛京祇謁

祖陵亦如告

天之言默祝於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

靈爽式憑永垂昭鑒朕非不愛子也誠以宗社爲重若
朕之子孫皆以朕此心爲心實大清國億萬斯年之福
也今日召對諸皇子及軍機大臣等面降此旨卽朕前
所默告

上帝

祖

宗之言豈容有絲毫虛飾耶朕於天下一切庶務無不
宵旰勤求悉心籌畫甯於繼體付托之重轉不早爲定
計乎秋間朕於避暑山莊河岸御鎗打鷓鴣失足落水
溼衣其時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聞知俱卽趨至問安
卽漢軍機大臣亦接踵前赴該處朕仍率伊等談笑而
行並未因內廷禁地太監等敢於阻止者設朕起居
偶有違和大臣等俱可直詣寢所此皆由朕平日君臣

一體無日不接見諸臣面承諭旨何至有若前代夜半禁中出片紙之語爲杞人之憂乎總之建儲一事卽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有明詔立儲而於

天

祖之前旣先爲齋心默告實與立儲無異但不似往代覆轍之務虛名而受實禍耳故現在詹事官屬雖沿舊制而其實一無職掌祇以備員爲翰林陞轉之資耳因明切宣諭我子孫其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無疆之休其在斯乎總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爲是其有欲遵古

禮爲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釀成大禍當思朕言耳並諭館臣將此旨錄冠是編之首俾天下萬世咸知朕意欽此恭讀一過仰見聖主近承

祖宗家法遠鑒歷代弊端議論崇閔魏魏乎度越千古矣

奔者不禁

周官媒氏仲春之月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合者罰之錢竹汀少詹述德州梁鴻耆解

曰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未嫁者令其及時嫁娶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林獬溪三禮通釋云萬氏謂奔者不禁是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而官不禁者遂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案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卽有昏娶至冰泮農業起則昏禮殺也毛公詩傳多用其說據此則仲春正昏娶殺禮之時故有故而遲至於此禮雖不備官可

不禁葉氏亦謂奔非桑中所謂奔萬氏以爲卽詩所刺之奔誤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云禮記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奔或爲銜說文銜行且賣也重文作銜奔者不禁亦謂賣者不禁疏義失之以上三說皆似是而非梁主不禁爲人妾之議不知有罪爲人妾與六禮不備之爲妾皆無所用其禁林之有故而遲禮雖不備官可不禁較梁說差勝然有故而遲解下無故而不用令句則可乃明明指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而必強謂仲春正昏娶殺禮之時插入有故而遲四字頗不圓到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會男女於仲春者順時令陰陽交也周正建子卽今十二月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獨奔者不禁注疏鄭解不通聘爲妻奔爲妾淫奔之事安有不禁乎嘗謂全禮非周公之全書必末世添入者洪錄以說文衞字拉到賣字亦屬牽強無味近於改字

陋習濬師按宋樂清王東巖

名與之一號次點

周禮訂義引鄭

鏘云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爲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周人立法之本義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

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重天時權許之耶此論未經人道蓋賈公彥已有權許之實非正禮之語也潁州連叔度周官精義於仲春之月至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三十七字謹遵

御案斷爲莽歆增竄羣儒強爲之說皆不足辯所見實

正大其註娶判妻謂已出之婦入子謂他人之子書之

慮其有悔亦原本鄭鐸訂義

前氏拋羣經平議謂娶判妻判字係衍文謬

溶

師又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注無夫家是鰥寡之人寡可以稱無夫家鰥亦可以稱無夫家乎是真不得其解

矣王開祖曰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復讐而義示天下無君蓋疑周禮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所存者寡聖人不作無從而取正也

置閏

嘉慶十八年癸酉時憲書係閏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丙爲向來所未有因推算十九年三月亦無中氣可以置閏經管理欽天監定親王綿恩等奏

聞奉

旨詳細再行通查旋據奏稱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是年冬至仍在十一月與郊祀節氣均相符

合今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月內則

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皆在正月不在仲春之月且驚蟄春分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改爲十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祭祀節氣均屬相符復將以後推算至二百年其每年節氣及置閏之月俱與時憲書無訛

上從之時憲科五官且王嵩齡何元泰陳恕何元海蒙恩各加一級云

音韻

甯都會青藜

燦

編輯

國初諸家詩名過日集其凡例

有云詩以道性情音韻相近聲律自諧三百篇至漢魏六朝初無一定之韻自沈約韻譜一出唐人稍加增損取以設科名曰禮部韻畧遂使千餘年間學詩者奉爲刑書余攷沈韻東鍾真支微魚模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應分也今不分東鍾魚模而以東冬魚虞分爲二韻支微真支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數韻雖分而微韻之惟危眉悲刪韻之殘闌餐珊文韻之春純屯輪青韻之清情精鶯混入支寒真庚諸韻真支又分爲真支元庚青

分爲庚青蒸蕭肴分爲蕭肴豪覃鹽分爲覃鹽咸江陽
本一音也分而爲二麻遮本二音也合而爲一種種舛
謬不可殫述明初宋文憲等正訛訂謬定爲正韻雖東
鍾支齊庚青真文諸韻間有混淆然尙不失中原音韻
之正至韻譜之外則在唐李涪已極言之矣况唐時多
有不拘沈韻者又或謂古風不拘律則未有不嚴者不
知少陵五律雨晴從西萬里風久雨不妨農摩詰五排
禊飲應制宜春小苑東灞澹亦朝宗扈從溫湯旌旗渭
水東詞賦屬文宗襄陽元日今朝歲起東無祿尙憂農

豈非東冬二韻乎襄陽五律省覲勞歌涉海涯親望老
萊歸豈非支微二韻乎少陵七律崔氏東山草堂落日
更見漁樵人飯煮青泥坊底芹豈非真文二韻乎善夫
夏洪基曰學唐者宜學其品格之高古氣韻之渾厚學
李杜者又宜學其才情識力學其清新俊逸卓鍊沈雄
不徒拘拘於韻譜也若必韻譜之拘則三唐悉用沈韻
而詩如李杜者有幾今人知依唐韻而詩如唐者復有
幾其所重槩可知已況音有古今異讀蓋運會使然不
可強合縱使孔子復生恐不能以三百之韻比今人而

同之以故沈韻之不合古者多矣今韻之不合沈者又多矣豈沈不用古則是而今不用沈則非哉宋濂溪曰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東西南北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管絃者取其音之協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明末雲間陳大樽選近詩凡用正韻者詩雖佳弗錄甚矣夫其舍父而廟別祖也今余所選率多

唐韻習尙既久不能釐正而用正韻者亦並存之若一律兼用兩韻則不敢收人也按此論極精確講韻學者宜三復之

角門

轅門見於周官其名最古唐張仲方傳兩省官人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此尙是朝門非若今之官署也 國初任葵尊宏嘉爲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

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獮漁洋先生戲爲詩曰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獮昨夜五更寒透骨舉朝誰不

怨慕尊是可爲後來衙門典故明史沐崑襲黔國公初
喜文學自矜厲其後寢驕陵三司使從角門入蓋外官
衙署正門左右各有門一謂之東角門西角門屬官參
謁均由角門入也

程孟陽詩

朱竹垞先生謂程孟陽詩近體多於古體七律多於五
律格調卑卑才庸氣弱就其集中稍成章者錄得八首
入明詩綜中其實孟陽詩未可焯非也漁洋詩話云明
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

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
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
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
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
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隨月
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
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礪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
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
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礪雨浦樓寒醉

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沈歸愚先生別裁集云孟陽詩亦娟秀少塵自錢牧齋警警李何王李諸人推孟陽爲一代宗主幾與高季迪李賓之前後相埒矣而陽羨邵子湘有心矯枉摘其累句謂其穢褻俚俗幾於身無完膚予錄其氣清格整去風雅未遠者四章見孟陽自有真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濬師按竹垞於嘉定四君子詩皆若有不滿之意明詩綜爲一代傳書未敢輕爲議論然所收曾傳燦諸人實皆食聖朝之粟不得比於前代之遺民也茲特記王沈兩公之

說並擇錄孟陽古體詩四首於後明眼人自能辨之且以明區區非阿好鄉人焉

附錄程孟陽

嘉熈詩

孫履正履和北上予同舟送之入郡艤舟白蓮橋信宿臨別題贈長句

涼風一杯酒明月萬里心雙帆飛度吳苑樹澄江遠
挂秋河陰君過三山向京闕楊子津樓秋漲沒廣陵
豪士邀醉君期我不來意超忽君不見梁園歸弄黃
河舸驚沙刮地哀鴻高又不見吳都走馬來觀試霜

葉覆階雅滿寺壯心簸蕩功名疎劍歌蕭條風雨至
逐君兄弟歲月深寸心匪石千黃金脫衣貰酒君酌
斟君胡不飲心沈吟沈吟欲言向余久舊時好事還
能否黃羅峰頭搔首問青天逸句驚人落杯酒此中
二月梨花明綠莎錦湍飛羽觥千林皚皚雪照夜踏
冰響燥空巖聲玉屏門西初罷射揮鞭半醉歸侵夜
將軍開閣遮馬迎琉璃燭晃金盤炙別來耕商甘隱
淪此日感歎傷精魂令弟胸懷萬人略結束弓矢于
金門仲今落魄向侯耶食魚有無那可論送君江邊

天迢迢月明青天生夜潮我醉仍眠爲君侶起看日
暮陽山雨朝來移艇游村南碧梧蒼翠藏精藍龍鱗
古木不見日菱花演漾開風潭卷帷散髮陰深樾此
時賦詩思清發忽然二子就我來手指月出浮雲開
谿橋石路皎霜雪顧影踏月心徘徊徘徊不眠欲至
曙預愁明日還歸去白蓮橋西題贈君千載知余送
君處

宿牛首

城南遍蘭若茲山何穹窿鞍馬上幾盤迫察勢猶雄

崕昃日半傾光射東南峰闌干倚峻壁毫末紛玲瓏
路迴見塔寺到門羅杉松積翠扶層堦暝色帶遠江
高殿夜突兀古木枝龍從尙駭仰睇睵未覺俯歷崇
細路繞殿角欲上聞鳴鐘捫蘿踏深影林幽逕難通
悄然心神悽卻顧來驚風下歸白雲梯微月光朦朧
明當上絕頂冥搜恣所窮與劇耿無寐清宵殊未終
贈張翁茂仁二丈

達士志匡時經緯隨弛張小儒競枝葉雕繪攻詞章
張翁磊落人所思濟時康上下數千年抵掌如傾囊

治亂本代興史乘記多方搜羅到根源補苴見周防

賈生著過秦荀卿法後王河汾述元經斟酌惟行藏

惜哉時命違白首徒栖遑材大不謀身僅飽覈與糠

伊余爲童兒見翁吾師旁

年十四與唐叔達同受經徐師門下

開口據

上坐大聲論興亡斯豈古人歟自分不得當何圖卅

年間折節夷輩行扣門來相求令我神揚揚謂余可

與言妨之以自強云堪託子孫懷此何能忘蕭蕭伯

通廡峨峨德公牀過從風雪晨斗酒激中腸相彼歲

寒松摧頽閱冰霜孰知巖壑姿可以棟明堂

題畫雪景送炤師歸黃山喝石居

去年除夕師以余疾出山茲感舊作

歌

蓮花峰腰三丈雪飛鳥無聲人跡絕山僧冒寒晨出
山觸踏層冰跣拆裂遠來問疾剛一笑寒釭結花如
吐屑紙窗竹屋歲聿除駒隙光陰催電掣故人遊山
恨不俱愁我無緣上截業海虞公會語炤師云八十衰翁老
亡力賈勇扳躋強得前推後挽賴炤師撥肘牽裾
抱腰褌穿屨渡壑捫确筌十步迴頭五步息忽然坐
我天門間自怪憑空生羽翼此時日下千崖赤相去

半鳴望碣石，崕松龍拏互相引。林石人形如欲沫，庵
前矮垣齊及肩。道上清泉纔沒跣，仰頭天都五千仞。
俯瞰蓮溝十萬尺，瞳瞳簷松樹羽蓋。霖霖楓林排畫
壁，廿年茅齋落夢境。方丈香厨共禪席，牀下地爐火
長活。龕裏燈明磬方寂，八月山寒苦風雨。有客夜投
同軟語，山芋煨來手自剝。秋芽焙出還親煮，老人擁
衾日僵臥。小師蓮經晨夕課，開門忽報下方晴。悄悄
空中靈鵲過。

三餘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此董季直所云三餘也梁武帝時童謠有云王氣在三餘武帝於餘千餘姚餘杭爲壓勝之法不知長興有餘千山餘艷水餘魚浦陳武帝實生其處卒應謠辭也

自有留人處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語熟在人口偶閱六朝詩乃知爲陳後主所作後主寵張貴妃每御沈后處暫入卽還謂后曰何不見留遂贈以詩云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答之云誰言不相

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爲留

王敬作所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安國傳曰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本作一句讀東坡書傳曰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薛季宣書古文訓曰推之以往實賴王者敬爲之所胡士行尙書詳解曰以敬作所止其所止皆作實字讀朱子本孔傳蔡沈集註以所字爲句不可不敬德爲句真氏以蔡說爲長獨林之奇尙書解是孔傳謂其不可以不敬德王當

敬作之黃東發亦謂古註作一句讀不費力後來攻蔡氏者益多魏子才云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曰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云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今作處所解之便悖袁良貴仁蔡傳考誤云君子所其無逸註訓所爲處本呂東萊之說當時朱晦翁亦譏其太巧按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訓所爲用力楊用修云所猶勉也西土人謂用力於有事爲所召誥王敬作所與此義同似覺明順濬師按所其無逸所字在上王敬作所所字斷不可連下讀是所字在下作實字解爲當宋元

以來但知引所其無逸證王敬作所不知大誥天闕誌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此所字焉能作虛
字讀耶林之奇駁王氏蘇氏於所字強生義理其辭爲
費而註成功所則云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
是亦未之思已

蟒襄壯公

廖柴舟文集有蟒將軍傳云公名蟒吉圖滿洲人

滿俗不尙

姓故蟒亦稱名年十九襲父職隨征雲貴奪鐵索橋復征楚之

毛鹿山功俱稱最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耿精忠相

繼叛公奉命隨鎮南將軍尼某援粵東後某卒將軍舒恕署公副都統護總督金光祖守肇慶未幾尙之信復以粵叛我軍退保贛州僞帥馬雄率衆圍肇急公念與其坐困窳城孰若背城借一尙可死地圖存遂突圍出賊分道追躡復行僞檄沿路要截日軍無鄉導公以指南車諭衆東北走間關險阻轉鬪二千餘里凡九十日經大小七十餘戰始達信豐被困已久城將陷賊衆號數萬我軍出肇慶時計七千有奇至此僅六百餘人饑疲之餘多不堪命僉曰憊矣况衆寡不敵不如疾走

贛州會大軍以圖再舉公曰城中數萬生靈不救將盡斃我軍雖疲極然屢戰屢克餘勇猶堪再鼓況遇敵而避非丈夫也諸將士咸感泣奮起一戰圍解旋會大軍於贛復擊走賊之寇南康者捷聞 上驚歎曰蟒吉圖

以數百之疲師當數萬之強寇突圍陷陣所向靡前雖三國趙雲當陽長坂之戰何以加此持節拜公鎮南將軍將軍舒恕以下皆聽節制隨題恕安南將軍留鎮贛州而與各都統收復南安降僞帥嚴自明王虎等踰梅關傳檄南韶廣肇尙之信旋復歸正全粵遂定時公以

韶與楚隣爲粵咽喉命都統穆成格駐守爲犄角計自
提大軍赴省會商進取機宜十六年六月僞帥馬寶張
星耀等復陷韶州公問馳還登城審視正北當衝急築
土圍以防賊用大砲攻城城墻崩陷賴土圍得存賊復
乘夜由北而西渡河東踞蓮花山絕我餉道先是公檄
將軍額楚來援至是驟至方下營賊乘虛來攻公以五
十騎出城遮道赴敵並檄綠旗援軍夾擊遂大破之賊
因遁去僉謂使全粵復得安枕者公解韶圍之力也尋
進征粵西圍平樂將下同事有齟齬者移營渡河而南

意欲截賊上流值霖雨二十餘日江水暴漲賊乘舟直衝其營我軍以河阻救援不得遂失利暫旋軍蒼梧公引罪上疏自劾 溫旨三慰諭焉是歲冬賊復來犯公率師敗之乘勝復潯橫永淳諸要地時南甯郭義潛約內附爲僞帥吳世琮所覺圍之急公方臥病聞之躍起曰豈可以我一人誤國事力疾趨戰大敗賊於八尺江世琮爲賊之驍勇善戰者全軍覆沒而桂林柳慶等郡知失援難守遂相率請降 上聞奏喜曰眞將軍也詔加公諸路總統將軍初馬承蔭之降也公覺其詐密令

將軍額楚駐永淳防變後承蔭果叛公往征敗賊於陶
鄧得象馬軍器無算進擊三江口與提督軍會直抵柳
城而承蔭就擒粵西復平方擬進伐滇黔而公於是歲
戊午七月以疾卒於軍年四十有七公忠孝根於天性
早孤事母最孝每食必侍立親進所奉軍行之日母諭
誠酒遂終身不飲問候書必跪拜而後遣使傳母命至
亦如之僞將張星耀家口在韶所積甚多公毫無所取
有一妾殊色召其父還之公御軍嚴肅然亦不多殺戮
其下畏之如神明性謙讓不伐能與士卒同甘苦尤善

於籌畫以故戰無不克所在立祠祀公卒之先有巨蟒
見於柳之山麓公一矢中其項而斃次日公項發腫大
如斗尋卒人以公名蟒故蟒爲之先兆云曲江廖燕曰
滇逆變起粵閩繼之而西南遂成戰區公能奮不顧身
卒以偏裨而膺大任克復兩粵厥功大矣且公忠誠罔
貳而內行凜然似將才不足以盡之殆古君子之流亞
歟嗚呼何其賢也予韶人公守韶之功居多不可忘因
摭其巔末而爲之傳如此濬師按蟒吉圖當作蟒依圖
廖傳中所載與 國史館大臣傳悉合而叙其戰功較

國史尤詳惟蟒卒於康熙十九年八月此作十七年戊午七月誤蟒於乾隆初元曾蒙

恩賜諡襄壯云

鎮南將軍尼某者尼雅善也穆成格當作穆成額

龜言鶴訝

庾開府小園賦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注引符

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事及劉敬叔異苑

晉太康二年

廣博物志作大興二年

南州白鶴語橋下事潯師按

法苑珠林佛告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雁

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雁作是議言今此

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卽便銜之經過聚落小兒皆言雁銜龜去雁銜龜去龜卽噴言何預汝事卽便失木墮水而死又孫吳時永康之龜人言韓昌黎禱說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注未詳其出典崔山君當是崔文子昔李淳丘以相鶴經授王子晉王子晉授崔文子崔文子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得之

王翁

香車自金
一
桓譚新論稱王莽爲王翁

金井龍神祠碑記

湖州山川幽險以金井爲最在弁山之東麓梁貞明初有黃龍見故又名黃龍洞宋真宗時禱旱靈應賜金簡於龍神祠明初道士潘桂源鑄鐵牌以實之舊藏郡署內庫鼎革後失去乾隆己酉夏不雨者兩月郡守雷輪率屬致禱復於郡圃愛山臺下得潘鑄鐵牌土花剝食隱現五星靈文割牲塗鬯懸洞中不數刻甘霖如注歲以有秋先世父益湖時重建神祠並爲之碑記敬錄於

此記云粵自高閭天語重巒分蒼弁之支寒出地根石
窟闕神龍之穴春祈秋報暘雨無愆捍患禦災潛靈斯
妥膏澤因之暢遂品彙賴以華滋秩祀之興由來尙矣
則有吳興福地金井名區列丹竇於巖間簇雲簷於天
半虹梁百尺界石扇而中開鱗爪千年破危厓而飛去
奔騰絕壑忽走雷聲蕭瑟平林常含雨氣是知仙靈窟
宅彌增洞壑之幽深風雨均調悉藉神功之布濩固宜
翠屏華蓋侈述靈蹤桂廡松楹肅將祀典在昔宋熙甯
間孫州守祈暘而應遂建祠於洞之右偏祀龍神焉爾

其烟扉豁達霧道縈紆傍碧嶂而開基緣丹梯而結宇
谿呀一徑疑接珠宮盤曲千尋還憑石闕虛堂掩冉遙
聞笙鶴之音靈駕趨趨直挾風雲之氣加以憑陵奧壤
嘯噏重淵揚馨而罔象潛驅觸石而豐隆遠震鐵脾高
揭雲陰陡起於天邊金簡初投濤響俄奔於地底虹垂
碧澗卽擬騰虛雨洗空壇無勞說法斯則輝煌寶篆不
慙顯利之名約窈崇祠深慰閭閻之望無何滄桑屢易
蹊度載更殘碑誌興廢之年靈馭失迴翔之地飛仙絡
繹猶認三茅古洞蒼茫空留雙柱一田芝草尋遺礎而

無存萬壑松濤訝長吟而不返棟宇由其傾覆聃蠻奚
以昭虔士塗綰綬山墟探幽靈穴蒼精毓秀神籙鬼削
之多奇繡野臚歎陰伏陽愆之罔告胥邀神貺合奉明
禋特標像設之區用展雩宗之禮雖重薨迢邐有待經
營而正殿崔嵬先從締造由是憑高構趾據險分楹崇
楹界縹緲之中飛宇出青冥之表晨曦流景暉晝拱而
高懸怪石昂霄簇蚪簷而竦峙千鍾石乳淨滴苔階四
壁銀濤寒生繡座雕簾浸月驪珠含的鑠之光藻并棲
煙魚媵結聯翩之影豈直鉤連角尾上應星躔錯落丹

黃下方鱗屋昔者葦蕭傳火華老寫其遊悵神并流雲
坡翁酬其雅什並因祈禱各著篇章爰於殿廡之旁合
奉吉蠲之祀飄飄神馭遊碧漢而初回寂寞吟魂入清
都而宛在從此薦馨仲夏紀勝靈湫話舊蹟於朱梁訪
神蹤於祕府庶幾雲車風馬千秋昭顯應之奇物阜年
豐四境享康平之福工旣竣書年月於石並作神絃之
曲以樂神曰貝闕兮金堂實廡門兮芳香靈連蜷兮徠
止揚華綬兮紛旖旎雲蓋兮翠旌靈旣留兮中庭歷
祕巖兮迢遞通林屋兮杳冥分龍兮吉日坎壈鼓兮緝

瑤瑟靈殷殷兮遠翔錫祉福兮樂且康爛揚光兮煜爚
靈之歸兮赴幽壑沛施澤兮年年長雨暘兮時若 大
清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清和月初吉郡守定遠方士淦
譔

擇蝨捫蝨採蝨

晉王導在揚州辟顧和爲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
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桓温入關王猛被褐
而謁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南宋卞
士蔚居貧多病縈寢敗絮採搔蝨日不替手乃作枯

魚賦以見意

蕉軒隨錄卷十一終